

读《水浒传》札记

徐震堉

十五帝

楔子里说到残唐五代时，有“朱、李、石、刘、郭、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，却来十五帝，播乱五十秋”的几句诗。从梁太祖开平元年到周恭帝显德六年（恭帝不改元，承用世宗显德年号）止，首尾五十四年，说“五十秋”是举成数而言。共计梁三帝，太祖、郢王友珪和末帝；唐四帝，庄宗、明宗、闵帝、末帝；晋二帝，高祖、出帝；汉二帝，高祖、隐帝；周三帝，太祖、世宗、恭帝。只有十四帝，诗说十五者，乃是连契丹灭晋北归时肃翰所立唐明宗子许王从益数在里面。

赤脚大仙

楔子里说：“这仁宗皇帝，乃是上界赤脚大仙。”按宋仁宗是赤脚大仙下凡，当时确有这个传说。《说郭》六引张师正《括异志》：“乐史为西京留台御史，尝梦帝召命。俄见宫阙壮丽。帝曰：‘而主求嗣，吾为择之。’少选，一人至。帝曰：‘中原求嗣，汝生勿辞。’顿首祈免者再三。帝曰：‘往哉！’遂唯而去。旁立者曰：‘此南岳赤脚李仙人也。’”又卷八引张端义《贵耳集》：“真宗久无嗣，用方士拜章至帝所，有赤脚大仙微笑，玉帝即遣大仙为真宗嗣，大仙辞之。玉帝云：‘当遣几个好人去相辅赞。’仁宗在禁中未尝尚鞋，惟坐殿方尚鞋袜，下殿即去之。”又卷三十七：“章懿李皇后初在侧微，事章献明肃。章圣偶遇阁中，欲盥手，后捧洗而前。上悦其肤色玉耀，与之言。后奏昨夕忽梦一羽衣之士跣足从空而下，云：‘来为汝子’。时上未有嗣，闻之大喜，云：‘当为汝成之。’是夕召幸，有娠。明年，诞育昭陵。昭陵幼年，每穿履袜，即亟令脱去，常徒步禁掖，官

中呼为赤脚仙人。盖古之得道李君也。”所载相同。据“当遣几个好人去相辅赞”之语，则《水浒》文曲、武曲的话，也不是没有来历的。

南衙开封府

《春渚纪闻》七熙陵奖拔郭贄条云：“一日，方与僧对奕，外传南衙大王至。以太宗龙潜日，当判开封府，故有南衙之称。”又《梦溪笔谈》十二：“真宗皇帝南衙日，开封府十七县皆以岁旱放税，即有飞语闻上，欲有所中伤，太宗不悦。”二者并以“南衙”称开封府，因为天子坐正殿朝会，谓之“正衙”，太宗、真宗当时并以藩王判开封府，故亦称为衙，别于正衙，所以人称南衙，后人遂以南衙称开封府，已经不是原来的意义。

惠民和济局方

惠民和济局方，当时官中制药局的医方。《东京梦华录》一“外诸司”条有四熟药局。又朱雀门外街条：“太学南门横街南有熟药惠民南局。”《清波杂志》十二：“神宗初置卖药所，初止一所，崇宁二年，增为五局，又增和济二局，第以京城城东南西北壁卖药所为名，议者谓失元创药局惠民之意。”沈括惠民药局记：“和济惠民药局，当时制药有官，监造有官，监门又有官。药成，分之内外，凡七局出售，则又各有监官，皆以选人经任者为之，谓之京局官，皆为异时朝士之储，悉属之太府寺。其药价比之时值损三之一，每岁糜户部缗钱数十万，朝廷举以赏之。若夫和济局方，乃当时精集诸家名方，凡经几名医之手，至提领以从官，内臣参校，可谓精矣。”据此，和济之济当作剂，而且勅于神宗，仁宗时尚未有，但小说家随手捏合，当然不必

拘泥。

待漏院

《朝野类要》卷一：宫内之前待漏院，所以俟候官门开。及阁门呼报排班，则穿执而入也。又名待班阁子。

紫宸殿

《东京梦华录》一“大内”：“宣祐门外西去紫宸殿，正朔视朝于此。”按赵升《朝野类要》卷一“御殿”条：“本朝殿名最多。如常朝则文德殿，五日一次；起居则垂拱殿；贺祥瑞、圣寿、赐宴则紫宸殿。”又“常朝”条：“今之所谓常朝，盖正殿也，又名垂拱殿。退礼例合御某殿，临时设牌。常朝则自九月中旬至来年五月中旬。”据此，紫宸殿并非常朝视事的地方。但赵氏的记载也前后不一致，先云常朝则文德殿，起居则垂拱殿，后又说：“常朝盖正殿，又名垂拱殿。”令人迷惑。

虚静天师

《宣和遗事》元集：“崇宁五年夏，解州有蛟在盐池作祟，伤人甚众。诏命嗣汉三十代天师张继先治之，不旬日，蛟祟已平，帝遂褒加封赠，仍赐张继先为视秩大夫虚靖真人。”《夷圣志》二十五“同州白蛇”条亦云虚靖为汉天师三十代孙，徽宗时人，此处乃作者随意捏合。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五：“信州龙虎山汉天师张道陵后，袭虚静先生号，鬻赋役自二十五世孙乾曜始，时天圣八年也。今黄冠辈谓始于三十二代，非也；又独谓三十二代为张虚静，亦非也。”

一鉴之书

洪太尉说：“我读一鉴之书，何曾见锁魔之法？”一鉴不知何义。释文莹《湘山野录》中“胡大监丧明岁久”条有“襄阳无书，乞赐一监”的话，一监似指国子监所刻书全部。此所云“一鉴”疑是“一监”之误。《通考》《经籍考》一：“后唐明宗长兴三年，初令国子监校定《九经》，雕印卖之。”又《职官考》十一：“淳化五年，判国子监李志言：‘监中印书，亦主掌钱物，凡有公文，其所司止以印书钱物所为名，稍为近俗，今乞改为国子监书库官。’

从之。书库监官以京朝官充，掌印经史群书，以备朝廷宣索赐予之用，及出鬻而收其直以上于官。元丰三年省，并国子监入礼部。”

误走妖魔

《水浒传》以洪太尉误走妖魔为全书楔子，按此事亦有所本。钱世昭《钱氏私志》云：“徐神翁自海陵到京师，蔡（京）谓徐云：‘且喜天下太平。’是时河北盗贼方定。徐云：‘太平？天上方造许多魔君下生人间，作坏世界。’蔡云：‘如何得识其人？’徐笑云：‘太师亦是。’”

脊杖之制

宋时笞杖之制，有脊杖，有臀杖。《宋史》《刑法志》一：“太祖受禅，使定折杖之制。凡流刑四：加役流，脊杖二十，配役三年；流三千里，脊杖二十；二千五百里，脊杖十八；二千里，脊杖十七，并配役一年。凡徒刑五：徒三年，脊杖二十；徒二年半，脊杖十八；二年，脊杖十七；一年半，脊杖十五；一年，脊杖十三。凡杖刑五，杖一百，臀杖二十；九十，臀杖十八；八十，臀杖十七；七十，臀杖十五；六十，臀杖十三。凡笞刑五：笞五十，臀杖十下；四十、三十、臀杖八下；二十，臀杖七下。常行官杖，如周显德五年制，长三尺五寸，大头阔不过二寸，厚及小头径不过九分。徒、流、笞通用常行杖，徒罪决而不役。”

闲汉

《梦梁录》十六“分茶酒店”：“更有百姓入酒肆，见富家子弟等人饮酒，近前唱喏，小心供过使人卖物命妓，谓之闲汉。”又卷十九：“闲人本食客人，更有一等不著业艺，食于人家者，此是无成子弟，能文、知书、写字、善音乐。今则百艺不通，专精陪侍，涉富豪子弟郎君游宴，甘为下流。”

金梁桥

《东京梦华录》一：“州桥正名天汉桥，正对于大内御街。西去曰浚仪桥，次曰兴国寺桥，次曰太师府桥，次曰金梁桥。”

生药铺

宋时药铺有生药铺、熟药铺、圆药铺之分。《武林旧事》卷六“作坊”下云：“熟药圆散，生药饮片。”圆散即丸散，熟药谓成药，圆药铺则专卖丸乐。

高俅入端王府经过

《挥麈录》：“高俅者，东坡先生小史，笔札颇工。东坡自翰苑出守中山，留以与曾文肃布，文肃以使命已多，辞之，以属王晋卿。元符末，晋卿为枢密都承旨，时裕陵压潜邸，与晋卿善，在殿庭侍班，邂逅王，云：‘今日偶忘带篋刀子来，欲假以掠鬓，可乎？’晋卿从腰间取之。王云：‘此样甚新，可爱。’晋卿言近创造二副，一犹未用。少间当以驰纳。至晚，遣俅资往，值王在圆内蹴鞠，俅候报之际，睥睨不言。王呼令对蹴，深愜王意，大喜，呼隶辈云：‘可传语都尉，即谢篋刀之贶，并所送人皆辍留矣。’由是日见亲信。踰月，王登宝位，眷渥甚厚，不次迁拜，数年间建节，寻至使相，恩倖无比。”此事即耐庵所本。

小王都太尉

王诜字晋卿，尚蜀国长公主，《东坡乐府》有《小王都尉席上赠侍人》《殢人娇》一首，即其人。因为尚主、官驸马都尉，所以以都尉相称。都太尉这个官名不见于史，本书下文，有时称王都尉，有时称王太尉，这是小说家言，不足深求。

齐云社

宋时，百戏都有社。《武林遗事》卷三“社会”：“二月八日为桐川张王生辰，震山行宫朝拜极盛，百戏竞集，如绯绿社杂剧，齐云社蹴球，遏云社唱赚，同文社耍词，角抵社相扑。”陈元靓《群书类要事林广记》戊集文艺类圆社摸场云：“四海齐云社，当场蹴气球，作家偏著所，圆社最风流。况是青春年少，同辈朋俦，向柳巷花街玩赏，在红尘紫陌追游。脱履搨来凭眼活，认真为有准；杈儿扶住惟口鸣，识踢乃无忧。右搭右花跟，似乌龙儿摆尾；左侧左虚挖，似丹凤子摇头。下住处全在低美，打著人惟杖推收。使力藏力，以柔取柔。集闲中名为一绝，决胜负分作三筹。

俺也丝鞋罗裤，短帽轻裘。衿沾香汗湿，袜污软尘浮。佩剑仙人时侧目，穿梭玉女巧凝眸。粉钳儿前后仰身，身移不浪；金剪刀往来移步，步过频偷。况乎奢华治世，豪富皇州，春风喧鼓吹，化日沸歌讴。欢笑对吴姬越女，繁华胜桑瓦潘楼。湖山风物，花月春秋，四圣观柳边行乐，三天竺松下优游。乐事赏心，难并四美；胜友良朋，无非五侯。心向闲中著，人于俦里求。凡来踢圆者，必不是万头。”又《满庭芳》云：“若论风流，无过圆社，拐赚蹬蹑搭齐全。门庭富贵，曾到御篇前。灌口二郎为首，赵皇上下脚流传。人都道齐云一社，三锦独争先。花前，并月下，全身绣带，偷侧双肩。更高而不远，一搭打秋千。球落处圆光赚拐，双佩剑侧蹑相连。高人处翻身估料，天下总呼圆。”又云：“十二香皮，裁成圆锦，莫非年少堪收。绿杨深处，恣意乐追游。低拂花梢慢下，侵云汉月满当秋。堪观处偷头十字拐，舞袖拂银钩。肩尖，并拐搭，五陵公子，恣意忘忧。几回沉醉，低筑傍高楼。虽不遇文章高贵，分左右曾对王侯。君知否？闲中第一，圆社最风流。”描写极为细致，读了可以想见蹴鞠之戏的大概。

酸枣门、西华门

《东京梦华录》卷六“正月十六日”条下云：“酸枣门一名景龙门。”同书卷一“旧京城”条云：“北壁，其门有三，从东曰旧封丘门，次曰景龙门。”卷一“大内”下云：“文德殿前东西大街，东出东华门，西出西华门。”

追斋理七、断七、做功德

《脚气集》：“丧礼则有所谓七次之说，谓人死后，遇第七日，其魄必经由一阴司，受许多苦，至于七七，过七个阴司。又有百日，有三年，皆经阴司。本是欺罔，愚夫惑其说，遇此时，亦能记得父母，请僧追荐，谓之‘做功德’，做功德了，便做羹饭，谓之‘七次羹饭’随家丰俭。”又《吹剑录》：“温公曰：‘世俗信浮屠，以初死七日至七七日、小祥、百日、大祥，必作道场功德，则减罪生天，否则入地狱，受封春烧磨之苦。’”

唱喏

后世称作揖为唱喏，所以称唱者，因为古人揖时，口作敬词，所以又叫“声喏”。《夷坚志》十三“朱显祖值鬼”条：“忽拱手向左方三揖，同行者问其故。曰：‘见三四官员聚坐，如何不唱喏？’”又十八“李晋仁喏样”条：“初上谒，鞠躬厉声作揖，守警顾，遣客将责之。明日再至，但俯首而不启齿。守大怒，出府帖取问，令分析。祐具状答，言：‘昨早诣府，自谓蕞尔小官，事上当以礼，故行高揖。旋蒙责诮，所以今日不敢出声，不意复蒙谴问。是高来不可，低来不可，伏乞降到喏样一个，以凭施行。’”又二十五“安氏冤”条“作蜀语声喏，为男子拜以谢。”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：“按古所谓揖，但举手而已，今所谓喏，乃始于江左诸王。其时唯王氏子弟为之，故支道林入东，见王子猷兄弟，还，人问诸王如何。答曰：‘见一群白项鸦，但闻哑哑声。’即今喏也，故曰唱喏。”

里正

《宋史》《食货志》五：“宋因前代之制，以衙前主官物，以里正、户长、乡书、手课督赋税，以耆长、弓手、壮丁逐捕盗贼。淳化五年，始令诸县以第一等户为里正，第二等户为户长。”

干红

陈达头戴干红凹面巾，乾红是鲜红色。《云麓漫钞》一：“《本草》：‘红蓝花堪作燕脂，生梁汉及西域，一名黄蓝。’《博物志》云：‘黄蓝，张騫所得。’今沧魏亦种，世人多种之，收其花，俟干，以染帛，色鲜于茜，谓之真红，亦曰干红。”

点茶

《水滸》中常言点茶。按《说郛》二十二引林洪《山家清供》云：“茶即药也，煎服则去滞而化食，以汤点之，则反滞膈而损脾胃。古之嗜茶者无如玉川子，唯闻煎吃。如有汤点，则又安能及七碗乎？”按点谓注以沸水，即今之泡茶。

绰酒座儿

《东京梦华录》二：“又有下等妓女，不呼自来，筵前歌唱，临时以些小钱物赠之而去，谓之‘割客’，亦谓之‘打酒座’。”《梦梁录》十六：“有一等下贱妓女，不呼自来，筵前祇应，临时以些少钱会赠之，名‘打酒座’。”《武林旧事》六：“又有小鬟，不呼自至，歌吟强聒，以求支分，谓之‘擦坐’。”所说皆同。按绰酒座即擦酒座。

肉案

《东京梦华录》：“坊巷桥市，皆有肉案，列三五人操刀，生熟肉从便索唤，阔切、片批、细抹、顿刀之类。”是宋时肉案兼卖熟肉，并为客细切，与今之肉店不同，故鲁达令郑屠将肉切做“臊子”。

消遣

郑屠道：“却不是特地来消遣我。”消遣是作弄、戏耍之意。《京本通俗小说》《西山一窟鬼》“王七三官人口里不说，心里思量：吴教授新娶一个老婆在家不多时，你看我消遣他则个。”消遣亦是戏弄的意思。

官卖僧道度牒之制

赵员外说：“已买下一道五花度牒在此。”案宋时官卖度牒是国家的一项收入，王楙《燕翼贻谋录》记载得很详细：“至道元年六月己丑，诏江南、两浙、福建等处诸州，僧三百人，岁度一人。自昔岁度僧道唯试经，且因寺之大小立额，如进士应举然，虽奸猾多容身其中，而庸蠢之甚无所容。自朝廷立价鬻度牒，而仆厮下流皆得为之，不胜其滥矣。”又云：“僧道度牒，每岁试补刊印板，用纸摹印。新法既行，献议者立价出卖，每牒一纸为价百三十千，然犹岁立为定额，不得过数。熙宁元年七月，始出卖于民间，初岁不过三四千人。至元丰六年，限以万数，而夔州转运司增价至三百千，以次减为百九十千。建中靖国元年，增至二百二十千。大观四年，岁卖三万余纸，新旧积压，民间折价至九十千。朝廷病其滥，住卖三年，仍追在京民间者毁抹。诸路民间闻之，一时争折价急售，至二十千一纸。而富家停拓，渐增至百余贯。有

司以闻，遂诏已降度牒量增价值，别给公据，以俟书填。六年，又改用绫纸，依将仕郎校尉例。宣和七年，以天下僧道逾百万数，遂诏住给五年。”

说因缘

第四回：“智深道：‘洒家在五台山真長老处学得说因缘，便是铁石人也劝得他转。’”盖佛家为人讲说因果报应，劝人为善，有以此为职业的。《道山清话》：“京师慈云有昙玉讲师者，有德行，每为人诵梵经及讲说因缘，都人甚信重之，病家往往延致。一日，与赵先生同在王圣美家。其僧方讲说，赵谓僧曰：‘立尔后者何人？’僧回顾，愕然者久之。自是僧弥更修谨，除斋粥外，粒米勺水不入口。人有招致，闻命即往，一钱亦不受。”

大相国寺

东京大相国寺规模宏大，入金犹存。周辉《清波杂志》：“大相国寺旧有六十余院，或止有屋数间，簷庇相接，各具庖炊。每虞火灾，乃分东西，各为两禅两律，自入金源，未知今存几院。揽出疆日，往返经寺门，远望浮屠峻峙，有指示曰：‘此旧景德院也。’匆匆揽辔经过，所可见者，栋宇宏丽耳，固不暇指顾问处所。”

州桥、天汉州桥

《东京梦华录》：“自东水门外七里，至西水门外，河上有桥十三，投西角子门曰相国寺桥，次曰州桥，正名天汉桥，正对于大内御桥。”

衙内

书中称高俅养子曰高衙内，又五十回称沧州府知府小儿子亦曰小衙内，盖宋时通称官府儿子做衙内。孔平仲《珣璜新论》：“牙者，旗也。《东京赋》注：‘竿上以象牙饰之。’所自表识也。太守出有门旗，其遗法也。后人遂以牙为衙，早衙晚衙，亦太守出则建旗之义。或以衙为廨舍，早晚声鼓，谓之衙鼓，报牌谓之衙牌，儿子谓之衙内，皆不知之耳。”按五代藩镇，多以其子为牙内指挥使。如李嗣源表其养子从珂为北京内牙马步都指挥使，

马殷以其子希范为牙内马步都指挥使，王审知以其子延钧为牙内都指挥使，孟知祥命其子仁赞摄行军司马兼都总辖两川牙内马步都军事，董璋子光演为牙内副指挥使。宋时称本官之子为衙内，疑出于此。

樊楼

《东京梦华录》：“白矾楼后为丰乐楼，宣和间更修，三层相高，五楼相向，各有飞桥栏槛，明暗相通。珠帘绣额，灯烛晃耀。”樊楼当即白矾楼。

刺配

《宋史》《刑法志》三：“应配役者，傅军籍用重典者黥其面。”《通考》《刑法考》六：“流配，旧制止于远徙，不刺面，晋天福中，始创刺面之法，遂为戢奸重典。宋因其法，太祖时，特贷者方决杖刺面，配远州牢城。太宗皇帝始诏窃盗赃满五贯者决杖黥面配役。”

角

《水浒传》内酒店沽饮皆以角计。朱翌《猗觉寮日记》：“淮以南酒家以升计，淮以北以角计。《诗》‘我姑酌彼金罍’疏：‘一升曰爵，四升曰角。’”《东京梦华录》二：“曲院街南遇仙正店，前有楼子，后有台，都人谓之台上。此一店最是酒店上户，银瓶酒七十二文一角，羊羔酒八十一文一角。”

天王堂

林冲、武松至配所皆看守天王堂。天王者，毘沙门天王，即世俗所称托塔天王，唐宋时敕诸府、州、军建天王堂奉祀之。《翻译名义集》引《僧史》云：“唐天宝元年，西蕃五国来寇安西，二月十一日奏请兵解援，发师万里，累月方到。近臣奏即请不空三藏入内持念。玄宗秉香炉，不空诵《仁王护国陀罗尼》。方二七遍，帝忽见神人五百员带甲荷戈在殿前。帝问不空，对曰：‘此毘沙门天王第二子独健，副陛下心，往救安西。’其年四月奏：‘二月十一日巳时后，城东北三十里云雾冥晦，中有神人，长可丈余，皆被金甲。至酉时，鼓角大鸣，地动山摇，经二日，蕃寇奔溃。斯须，城上有光明，天王现形。谨图

样随表进呈。’因敕诸道州府于西北隅各置天王形象。” 阮元英《谈薮》：“今军营中有天王堂。”

泰山

林冲称张教头为泰山，盖以丈人为泰山。《说郛》八《野客丛书》：“今人呼丈人为泰山，或者为泰山有丈人峰，故云。据《杂俎》载唐明皇东封，以张说为封禅使。及返，三公以下皆转一官。说婿郑镒官九品，因说迁五品。玄宗怪而问之，镒不能对。黄幡绰对曰：‘泰山之力也。’与前说不同。”又卷十七《爱日斋丛钞》“丈人”条：“苏鹗《演义》云：‘开元中，封东岳后，各赐大臣子弟章服官爵，张燕公乞与女婿，时人因谓为‘泰山绯’，自此遂目丈人为泰山。’又道门中有泰山丈人。是唐人多用称妇翁，且引而为泰山之号。”

案酒

《说郛》四《老学庵续笔记》：“梅宛陵诗好用‘案酒’，俗言下酒也。出陆玕《草木疏》：‘苳，接余也，茎大如钗股，上青下白。煮其白茎，以苦酒浸之，脆美可案酒。’今北方多言‘案酒’。”

万岁山

万岁山即艮岳。徽宗登极，皇嗣不广，有方士言城东北隅地协堪舆，遂于政和七年大兴土役，培其冈阜。以在禁城之艮方，故曰艮岳，亦曰万岁山。宣和四年帝自为记。见《宋史》《地理志》及《艮岳记》。《宣和遗事》元集：“诏户部侍郎孟揆董工，增筑冈阜，取象余杭凤凰山，号做万岁山，多引花石装砌。后因神降，有‘艮岳排空’之语，改万岁山名做艮岳。”

花石纲

见《宋史》《朱勔传》。《云麓漫钞》一：“朱勔之父朱冲者，吴中常卖人。方言以微细物博易于乡市中，自唱曰常卖。一日至虎丘，主僧听其声，甚惊，出观之，但见憩于庇下，延之设茶，语以他日必贵，自是主僧颇周给之。其子勔有干才，蔡太师憩平江，冲携以见蔡，因得出入门下，被使令。京再入相，属童贾

以军功补官，遂取吴中水窠以进，并以工巧之物输上方，就平江为应奉局，百工技艺皆役之。间以金珠为器，分遗后宫，宫人皆德之，誉日以闻。遂取太湖巧石，大者寻丈，皆运至阙下。又令发运司津置，谓之花石纲。”《云谷杂记》“寿山艮岳”条：“徽宗登极之初，皇嗣未广，有方士言京城东北隅地协堪舆，但形势稍下，倘少增高之，则皇嗣繁衍矣。上遂命工培其冈阜，使稍加于旧，已而果有多男之应。自后海内又安，朝廷无事，上颇留意苑囿。政和间，遂即其地大兴土役，筑山号寿山艮岳，命宦者梁师成专董其事。时有朱勔者，取浙中珍异花木竹石以进，号曰花石纲，专置应奉局于平江，所费动以亿万计。诸民搜岩剔藪，幽隐不置。一花一木，曾经黄封，护视稍不谨，则加以罪。鬪山拳石，虽江湖不测之渊，力不可致者，百计以出之，至名曰神运。舟楫相继，日夜不绝，广济四指挥尽以充挽士，犹不给，时东南监司郡守，二广市舶，率有应奉。又有不待旨，但进物至都，託宦者以献者。大率灵璧太湖诸石、二浙奇竹异花、登莱文石、湖湘文竹、四川佳果异木之属，皆越海渡江凿城郭而后至。后上亦知其扰，稍加禁戢，独许朱勔及蔡攸入贡。竭府库之积聚，萃天下之伎艺，凡六岁而始成，呼为万岁山。”

棒疮膏药

《志雅堂杂钞》上：“郑宗彙有杖丹一方，用水蛭为末，和朴硝少许，以水调敷疮上。屡施于人，良验。”《水浒传》中每言棒疮膏药，大约就是这一类。

北京，南京

十二回中说梁中书做北京大名府留守，十三回中晁盖说王小三四岁时随父母去南京居住。宋朝建都汴梁，号称东京，而以洛阳为西京，大名为北京，宋州为南京。宋州就是现在河南省的商丘。

镗里藏身

杨志听得背后弓弦响，霍地一闪，去镗里藏身。“镗里藏身”是一句骑术上术语，《东

《京梦华录》七有解释：“存身拳曲，在鞍一边，谓之箠里藏身。”

保正

书中言晁盖是东溪村的保正，按正式应称都保正。《宋史》《兵志》：“二十五家为一大保，二百五十家为一都保，保各有长，都各有正。”《文献通考》一百五十三：“熙宁三年十二月，诏行保甲法。畿内之民十家为一保，选主户有干力者一人为保长，五十家为一大保，选一人为大保长，十大保为一都保，选为众所服者一人为都保正。”两说略有不同。

生辰纲

瞿佑《归田诗话》：“蔡京生日，天下郡国皆有贡献，号生辰纲。”纲者，运输货物时船只或车辆的编队。唐玄宗时，刘晏为江淮转运使，创为纲运之法，其漕运船只十艘为一纲。后世茶盐货运皆用此法，号为茶纲、盐纲。花石纲、生辰纲并同此义。

太平车

《邵氏闻见后录》二十二：“今之民间箠车，重大椎朴，以牛挽之，日不能行三十里，少蒙雨雪，则跬步不进，故俗谓之太平车。”《东京梦华录》三：“东京般载车之大者曰太平。上有箱无盖，箱如钩阑而平，板壁前出二木，长二三尺许，驾车人在中间，两手扶捉鞭续驾之。前列骡或驴二十余，前后作两行，或牛五七头拽之。车两轮与箱齐，后有两斜木脚拖。夜，中间悬一铁铃，行即有声，使远来者车相避。仍于车后系骡驴二头，遇下峻险桥路，以鞭唬之，使倒坐箠车令缓行也。可载数十石。”

沙门岛

生辰纲被劫后，蔡京派去济州的府干对府尹说：“若十日不获得这件公事时，怕不先来请相公去沙门岛走一遭。”沙门岛是怎样一个令人闻而生畏的地方呢？按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：“嘉祐三年十二月壬寅，京东转运使王举元言：‘登州沙门岛，每年约守罪人二三百人，并无衣料，只在岛户八十余家佣作，若不逐旋，岛户难为赡养。兼是诸

州军不体认条法，将罪人一例刺配海岛，内亦有情不深重者。如计每年刺配三百人，十年约有三千人，内除一分死亡，合有二千人见管，今只及一百八十人，足见其弊。盖无衣粮，须至逐渐去除，有足伤悯。望严戒诸路州军，除依编敕合配海岛外，余罪不得配往。登州年终具收到沙门岛罪人元犯因依，开项申奏，委刑部检点，如不系编敕合该敕配往彼者，具事由以闻。’从之。”《文献通考》《刑法考》七：“仁宗景祐中，以罪人贷死者旧多配沙门岛，在登州海中，至者多死，乃诏当配沙门岛者，第配广南远恶地牢城。广南远恶地牢城罪人，乃配岭北，然其后亦有配沙门岛者。”又云：“元祐六年，刑部言：‘配诸隶沙门岛强盗杀人纵火赃满五万钱，强奸、殴伤两犯至死，累赃至二十万钱，谋杀至死及十恶至死罪，过量已杀人者不移配。强盗徒党杀人不同谋、赃满二十五万，遇赦移配广南。溢额者移配远恶，余犯遇赦，移配荆湖南、北、福建路诸州，溢额者配隶广南。’周辉《清波杂志》二：“旧制，沙门岛黥卒溢额，取一人投于海。神宗时，马默知登州，奏乞以溢额之卒移本州牢城。”王巩《甲申杂记》：“沙门岛旧制有定额，过额则取一人投之海中。马默处厚知登州，建言今后溢额，乞选年深自至配所不作过人移登州。”合观诸书所记，沙门岛配犯的情况可以想见。

老小

庄季裕《鸡肋编》：“绍兴三年八月，浙右地生白毛，韧不可断，时平江童谣曰：‘地上白毛生，老小一齐行。’时军卒多虏掠妇女，人有三四，每随军而行，谓之老小。方韩刘自建康镇江更戍，既而刘移屯池州，韩复分军江宁，王瓌往湖南，岳飞自江外来行在，即至九江，郭仲荀赴明州，老小之行已数十万人也。”盖俗谓妻室为老小。

官家、赵官家

《珩璜新论》：“谓天子为官家，萧梁时已有此语。《梁简文帝诸子传》，建平王大球见武帝礼佛，谓母曰：‘官家尚尔，儿安敢辞！’”《说

郭>二十九蔡棻之《碧湖杂记》：“光庙逾年不朝东内，寿皇怏怏。一日，登朝堂露台，闻委巷小儿争斗，呼赵官家。寿皇曰：‘朕呼之尚不至，尔枉自叫。’凄然不乐，自此浸不豫。”

婆惜

为婆婆所怜爱之意，为小儿取名，男女皆用之。《夷坚志》“婆惜响卜”条：“括苍何湛率同辈登桥听响卜，闻河畔妇人呼曰：‘婆惜你得！’盖吴人愠怒欲行打骂之词，俗谓之受记。湛独喜曰：‘可贺我矣。我小名正为婆惜。’”

炊饼

炊饼本名蒸饼。吴处厚《青箱杂记》二：“仁宗庙讳贞，误讹近蒸。今内庭上下皆呼蒸饼为炊饼。”案《清波别志》中：“士大夫于马上披凉衫，妇女步通衢，以方幅紫罗障蔽半身，俗谓之盖头，盖唐帷帽之制也。笼饼炊饼之属，食必去皮，皆为北地风埃设。”观此似即今之馒头，特不知笼饼与炊饼又作何区别耳。

梯己人

谓贴身用人，或作体己人。《山居新语》：“余尝见周草窗藏徽宗在五国城写归御批数十纸。有云‘可付体己人’者，即今之所谓梯己人，因方言之讹、书手之误无疑，今多用体己，梯字反少见矣。”

行者

出家而未落发者称行者。《夷坚志》“善鉴为僧”条：“张子正愿剃度一僧，得秀州行者善鉴，即日落发。”

汤

第九回：“阁子里叫将汤来。”十九回：“且请一盏醒酒二陈汤。”又：“蓦然想起道：‘时常吃他的汤药。’”汤皆指药茶。《萍洲可谈》：“今世俗客至则啜茶，去则啜汤。汤取药材甘香者屑之，或凉或温，未有不用甘草者。此俗遍天下。”

鸭

二十五回：“武大道：‘我的老婆又不偷

汉子，我如何是鸭？’”《鸡肋编中》：“浙人以鸭儿为大讳，北人但知鸭羹虽甚热亦无气，后至南方，乃知鸭若只一雄，则虽合而无卵，须二三始有子。其以为讳者盖为是耳。不在于无气也。”按下文说：“便颠倒提起你来也不妨，煮你在锅里也没气。”则与北人所说相合。

国家忌日不可行刑

三十九回：“明日是个国家忌日，不可行刑，后日又是七月十五日中元之节，皆不可行刑。”案赵与时《宾退录》：“今人以月一日、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、十八日、二十三日、二十四日、二十八日、二十九日、三十日不食肉，谓之十斋，释氏之教也。予案《唐会要》，武德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诏：‘自今以后，每年正月九月及每月十斋日，并不得行刑，所在公私宜断屠钩，永为常式。’乾元元年四月二十二日敕：‘每月十斋日及忌日，并不得采捕屠宰，仍永为式。’其来尚矣。”

报晓头陀

《东京梦华录》三：“每日交五更、诸寺院行者打铁牌子或木鱼，循门报晓，亦各分地方，日间求化。诸趋朝入市之人闻此而起。”

黑旋风沂岭杀四虎所本

《夷坚甲志》十四“舒民杀四虎”条云：“绍兴二十五年，吴傅朋说除守安丰军，自番阳遣一卒往呼吏士，行至舒州境，见村民攘攘，十百相聚，因弛担观之。其人曰：‘吾村有妇人为虎衔去，其夫不胜愤，独携刀往探虎穴，移时不返，今谋往救也。’久之，民负死妻归，云：‘初寻踪至穴，虎牝牡皆不在，有二子戏岩窠下，即杀之，而隐其中以俟。少顷，望牝者衔一人至，倒身入穴，而不知人藏其中也。吾急持尾，断其一足。虎弃所衔人，踉跄而窜。徐出视之，果吾妻也，死矣。虎曳足行数十步，堕涧中。吾复入窠伺牡者。俄顷，咆跃而至。亦以尾先入，又如前法杀之。冤已报，无憾矣。’乃邀邻里往视，舆四虎归，分烹之。”《水浒传》李逵沂岭杀四虎事，完全取材于此，几于无所增损，不过易舒民妻为李逵母而已。